

MACARTHUR

老兵不死

麦克阿瑟回忆录

[美国] 麦克阿瑟 ◎ 著

Douglas MacArthur

梁颂宇 ◎ 译

澳大利亚的保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准将、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

[美国]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著

梁颂宇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兵不死: 麦克阿瑟回忆录 / (美) 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著; 梁颂宇译.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94-0061-1

I. ①老… II. ①麦… ②梁… III. ①麦克阿瑟
(MacArthur, Douglas 1880-1964) — 回忆录 IV. ①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9579 号

书 名 老兵不死: 麦克阿瑟回忆录

著 者 (美) 麦克阿瑟

译 者 梁颂宇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061-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本书既非历史，又非传记，也非日记，不过却可以看做三者合而为一。经我过目的历史纪录，我的备忘录，以及我可以随意翻阅的参谋研究资料，所有这一切都激起我对往事的追忆。尽管本书并没有将我所参与的所有大事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但未来的史学家却可以借助这本书，探寻左右战局的因由与动机。同时，我也希望此书能吸引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希望他们能明白，在必要的时候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抛头颅洒热血，是值得的。

我在写作过程中所要克服的困难，便是尽量避免过分渲染我在这些战争事件中的作用。

在本书中，我亲手书写了我一生的经历，书写我所参与的伟大战斗。这些战斗关系到民族存亡、人类自由和政治平等。在书写过程中，我并未过分考虑其文学性。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我所关注的是这些事件自身的重大意义。书中所提到的事件皆有据可查。至于评论部分，无论他人赞同与否，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场战争。透过战火和硝烟，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浴血奋战的将士，还有成千上万忠诚真挚的妇女。现在，我谨将此书献给这些勇敢的人们。此外，这本书也是我留给妻儿的一份遗产。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写于 1964 年 3 月

目 录

- 第一部分 童年及青少年时期（1880—1912） / 1
- 第二部分 华盛顿和韦拉克鲁斯（1912—1917） / 30
-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1919） / 37
- 第四部分 捍卫和平（1919—1941） / 61
-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撤离菲律宾（1941—1943） / 97
- 第六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攻（1943—1944） / 132
- 第七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1944—1945） / 199
- 第八部分 占领日本（1945—1950） / 242
- 第九部分 朝鲜受挫（1950—1951） / 284
- 第十部分 老兵归来（1951—1964） / 337

第一部分 童年及青少年时期

(1880—1912)

麦克阿瑟 (MacArthur) 家族的祖先有苏格兰血统，原名麦克阿蒂 (MacArtair)。他们源自坎贝尔家族的一支，其家族传统颇具英雄主义色彩，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这类传说不无相似之处。这一家族的悠久历史透过一句苏格兰谚语便可见一斑：“这世上最古老的莫过于山川、麦克阿蒂和魔鬼。”

大约七百年前，坎贝尔家族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分支：阿盖尔和麦克阿蒂。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麦克阿蒂这一支一直把持着族长的位置。可是到了十五世纪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麦克阿蒂一支被击败，其遗族迁至格拉斯哥附近的奥湖边。

麦克阿蒂家族的花格图案^①是青色、黑色和金色；麦克阿蒂家族的族徽是野香桃木，家族箴言是“虔诚，奋斗”，家族的战斗口号是：“听啊！ 仔细倾听！”

在我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我也像奥湖边上的先祖们一样，不停地竖起耳朵，仔细倾听。

我的先祖一直在为其权利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 1825 年滑

^① 花格图案：传统苏格兰花呢上的颜色和图案，不同家族的颜色和图案各有不同。(注释中标有“原注”的为本书原文的注释，没有做标识的为译注，下同)

铁卢战役后不久，我的祖父老亚瑟·麦克阿瑟随其寡母来到美国。

在我祖父身上，凝聚着古老家族的坚韧和对新大陆的希冀。他的父母(亚瑟和萨拉)将姓氏改为麦克阿瑟，而家族中每一代人都有一个取名为亚瑟·麦克阿瑟。

祖父一家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比安顿下来。老亚瑟曾进入卫斯理公会学校学习，而后又前往纽约学习法律。1840年，他在纽约获得了律师执业资格。

当时局势动荡，印第安原住民时来侵扰。好战家族的血性促使老亚瑟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民兵团，他在民兵团中升任上尉，随后又成为该州西部军区的军法检察官。

当时坚韧不拔的开拓者们乘坐大篷车和运河小船，把边境线向西继续推进。新开拓的土地急需法律维持秩序。时年三十五岁的老亚瑟身为律师，带着他的妻子奥里莉亚·贝尔切尔·麦克阿瑟和四岁大的儿子小亚瑟，离开了马萨诸塞前往大湖区开始新的生活。不久之后，第二个儿子弗兰克出生了。

老亚瑟的能力与经验使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两年之内他便成为了密尔沃基的市检察官。1855年，经过艰难的选战，来自沃克沙的威廉·A.巴斯顿和老亚瑟·麦克阿瑟分任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和副州长。然而，新组建的共和党指控巴斯顿弄虚作假，他不得不马上辞职，而州长一职则由老亚瑟担任。老亚瑟在选举中的行为无可挑剔，因此我祖父转眼就成了威斯康星州的州长。

可惜他这州长只当了五天。五天后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裁定，共和党候选人科尔斯·贝什福德当选威斯康星州州长。但同时最高法院也承认将老亚瑟·麦克阿瑟被选为州长这一选举行为有效，并承认其州长任职。这或许也创下了美国州长任职时间最短的纪录。

老亚瑟重回法律行业。1857年他被选为威斯康星州最重要的法庭——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相关记录这样写道：“他（老亚瑟·麦克阿瑟）在判案过程中表现出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秉性，他在任职期间的行为无可挑剔。因此，在第一个六年任期即将结束之时，他毫无异议地再次当选。”

格兰特总统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伟大的策略家，也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1870年，在格兰特总统第一任总统任职期间，他将他祖父召至白宫，任命他为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当时，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开始为了改革我国的司法流程不断做出努力，而我祖父有幸成为这些先驱中的一员。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他对人性的深刻了解，推动着他做出正确的裁决。不过，如果确有证据表明涉案人有犯罪意图，罔顾法律，他也会表现出铁面无私的一面。

在老亚瑟任大法官期间，他还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他曾担任华盛顿人道主义协会的会长，国立大学校董会的会长和理事，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合慈善机构的会长。在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老亚瑟不断为减轻贫困做出努力，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与现在普遍接受的开明思想颇有共通之处。

我能忆起许多关于祖父的往事。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亲切和蔼，精力充沛，冷峻而不失幽默。我最喜欢听他讲奇闻轶事，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在他所讲的故事中，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一个关于专利权的案子，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亨利·克莱分别为原告、被告的律师。韦伯斯特向法庭陈述案情，指出被告的机器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亨利·克莱矢口否认，他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让庭上众人都以为这两台机器犹如白天和黑夜，绝无半分相似之处。这时该韦伯斯特做出回应了。法庭上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之下暗流汹涌。这起案件牵涉

到上百万的财富。这时韦伯斯特郑重其事地把两台机器摆在陪审团面前，“诸位请看，鄙人无法看出这两者有何大不同，不知诸位以为如何。”说完他便坐了下来。最后韦伯斯特所代表的原告方赢了。祖父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诉我一个道理：“言多必失。”只可惜，我未能时时铭记于心。

祖父还教会我打扑克玩纸牌。我和他最后一次打扑克的时候，我拿到了四张王后。我以为胜券在握，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筹码都推向前去。这时他摆出四张国王。我当时感到惊讶莫名，这种震惊至今仍记忆犹新。让我无法忘怀的还有他说的话：“孩子，世事无绝对，万物皆相缘。”

祖父的第二个儿子弗兰克于187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于1890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他秉承父业，在纽约市从事法律工作。他于1890年12月1日猝然离世。

老亚瑟·麦克阿瑟在最高法院任职十八年，于1888年退休，时年七十四岁。1896年8月24日，他前往大西洋城度假。他坐在海滩上，看着汹涌的海浪拍打着沙滩，溘然而逝。或许，在长眠之中，他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梦到了奥湖温柔的波涛，正拍打着长满石楠花的堤岸。

南北战争爆发时，我父亲小亚瑟·麦克阿瑟还不满十六岁。小亚瑟在密尔沃基长大，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童年时他最关注的是亚伯拉罕·林肯与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的辩论。当战争号角吹响之时，我父亲恳求祖父让他参加北军。

“父亲，”他说，“我要去加入志愿军。”

“别着急，”祖父说，“我想让你先到军事学院学习一年。在那之后，就看你自己了。愿上帝与你同在。”

我父亲先进入一家私立军事学校学习。他仿佛拥有与生俱来

的能力，能熟练地掌握领会各种战略战术。他的优异表现给学校里的教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坚持说父亲天生就是进西点军校的料。进入西点军校需要政府要员的推荐，威斯康星州州长特地为了我父亲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推荐信。1862年5月，我父亲带着这封推荐信，在威斯康星州资深议员杜立特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可惜当年六月总统的推荐名额已经用完，不过如果父亲肯等到明年，一定会有名额空出的。林肯总统非常看重祖父，他亲热地搂着我父亲的肩膀，和他谈起自己那一心想上战场的儿子。可是我父亲不愿再等。或许，在他耳边响起的是隆隆战鼓声，还有我们家族的古老战号：“听啊！仔细倾听！”

1862年8月4日，十七岁的父亲离开家加入威斯康星第24志愿步兵团，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尉副官。这支部队后来在南北战争中浴血奋战，屡建奇功。

24步兵团于1862年10月8日到达位于肯德基中心的佩里维尔，该步兵团当时由菲利普·谢里丹准将指挥。团里的士兵大多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只受过有限的军事训练。敌人开始发动猛烈的进攻，毫无经验的将士们最终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把敌军逼退。在战场上最显眼的莫过于我父亲——“娃娃副官”。后来他因“表现英勇”受到嘉奖，并获得上尉荣誉军衔。当时军队的勋章只有荣誉勋章，在嘉奖战士时通常只颁发荣誉军衔。从那时起，谢里丹将军开始对父亲另眼相看。

在佩里维尔战役之后，步兵团开赴纳什维尔附近的米尔克里克驻扎。谢里丹将军明白，士兵们是否经过充分的训练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职业军人一直努力想让政府看清训练士兵的重要性。经过训练的士兵能带来胜利，而缺乏训练的士兵则会带来灾难。有一句谚语“练兵场上定胜负”，虽然这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却不无道理。

练兵场上的认真训练带来了巨大收获。1862年最后一天，在田纳西州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北军称这场战役为莫弗里斯伯勒战役，南军则称之为石河战役。谢里丹将军统率的军队固守北军阵线右翼，而斯蒂尔将军麾下的第1旅据守阵线外侧，威斯康星24步兵团则驻守在最前线。北军布下深沟高垒，在战壕里备有步枪，同时还有火炮支持。南军在清晨全力攻击北军侧翼，试图席卷包抄整个北军阵线。这场战斗可算是南北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数量巨大的敌军试图完全包围北军右翼，可谢里丹带领将士们抵挡住敌军的攻击。威斯康星步兵团一天内十四次变换阵线。让人惊奇的是，到了最后他们还占据着原来的壁垒，只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脸朝后，背朝前。战场上展开残酷的厮杀，步兵团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兵力，斯蒂尔将军阵亡。24团所有骑马的军官几乎都倒下了，只有麦克阿瑟副官还在坚守。这时他已经成为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战场上他无处不在，召集士兵，重整队伍，咬紧牙关奋力抵挡敌军的进攻。谢里丹将军毫不气馁，对着小亚瑟大声喊：“亚瑟，让士兵们转换方向，避开炮火！”晚上，谢里丹骑马巡视战场。他看到24团还占据着原来的散兵壕，只是脸朝后背朝前。他拍拍小亚瑟的肩膀，笑着对他说：“孩子，干得漂亮，你没有丢失一寸阵地。”

莫弗里斯伯勒战役后不久，小亚瑟·麦克阿瑟副官就感染伤寒病倒了，没能参加奇克莫加战役。全团人都盼着他快点回来。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整团人步伐大乱，伤亡惨重。小亚瑟很快就康复了，重新回到队伍之中，正好赶上修士岭战役。

那是1863年11月25日。南军在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将军的指挥下布置了一条防御阵线。这条阵线由多个散兵壕组成，从山脚开始，一直延绵至崎岖的山壁。山壁上坑坑洼洼，崎岖不

平，巨岩参差，沟壑纵横，还有一丛丛歪歪扭扭的灌木挡住去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以攀爬。

谢里丹将军命令麾下部队夺取山脚的散兵壕。在枪林弹雨之中，北军的部队穿过树林，在激烈的白刃战中缓慢挺进。但是他们现在暴露在崖顶和崖壁的南军密集炮火之下，所占据的位置极为不利。他们该怎么办？是向前挺进还是向后退？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威斯康星 24 团的军旗突然向前移动了。掌旗士官举着旗帜，两名护旗下士和小亚瑟副官守在一旁。他们一步步地向前迈进。敌人猛烈的炮火倾泻下来，掌旗士官倒下了，一名护旗下士连忙上前接过旗帜。可他还没来得及向前迈一步，就被敌人刺杀了。而另一名护旗下士则被一发炮弹打中，脑袋被炸飞。这时小亚瑟副官接过旗帜，继续向前。眼看他就要被灰色的海洋^①吞没了。一个南军上校挥刀刺向他的喉咙，却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军刀偏离了方向，只砍断了小亚瑟的一根肩带。这时北军仍然动弹不得。只听小亚瑟大吼一声，声音大得几乎盖过战场上的枪炮声：“威斯康星，冲啊！”

北军的士兵开始往前冲。他们发出怒吼，疾步向前，整团人犹如英勇无畏的蓝色潮水席卷而来。他们怒吼着，叫骂着，寸土必争。敌军的炮火让他们喘不过气，胸膛简直像要炸开。他们顶着猛烈的炮火，低着头继续前进。敌军的壁垒眼看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千里之外。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挥舞着的军刀也渐渐失去了力道。他们就要撑不住了！军官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现在只剩下中士来带领军队了。就在这绝望之际，崖顶上突然飘起 24 团的军旗，同时传来那声熟悉的呐喊：“威斯康星，冲啊！”峰顶的天空衬出一轮侧影，那是小亚瑟·麦克阿

^①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军服为灰色，北军军服为蓝色，故有“灰色的海洋”和下文“蓝色潮水”一说。

瑟。他站在防御工事的矮墙上，拼命挥舞着军旗。所有士兵都看到了。24团参差不齐的蓝色阵线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仿佛受伤的熊发出哀嚎。他们眼里闪烁着怒火，嘴里发出咆哮，手里挥舞着军刀，奋力冲上最后几步，攻克敌军壁垒。他们最终赢得了修士岭战役的胜利。

这时小亚瑟精疲力竭，瘫坐在地上。他只觉体内上下翻腾，疼痛难耐。他浑身满是鲜血和泥土，脸被硝烟熏得黝黑，几乎没人能认出他来。他的军装已经变得褴褛破碎，军帽早已不知去向，整个人看上去糟透了。师长谢里丹将军走过来直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谢里丹一把将他抱住，用哽咽的声音说道：“好好照看他，他将获得荣誉勋章。”

随后，小亚瑟被擢升为少校，成为24团的实际指挥官。他带领全团人英勇奋战，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期间他被提升为中校，随后又被授予上校军衔。当时他才十九岁，可算是整个北军队伍中最年轻的上校。

在肯尼索山北军进行了一次策划不周的进攻。十一个团——包括威斯康星24团——依次排开，形成道道防线，试图攻占那座险峰。在进攻前夜，十一个团的团长聚到一起。他们接到了进攻的命令，每个人都明白这次进攻无异于自杀。他们写下了遗书。这十一个团长都在战场上倒下了。小亚瑟·麦克阿瑟被子弹击中手臂和胸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活不成了。幸好他怀中揣着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一沓家书、一本袖珍圣经和他的遗书。这些东西减弱了子弹的势头，没有伤及他的心脏。

北军攻下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将军转战佐治亚州，托马斯将军接手指挥军队。牛顿将军受伤了，由斯坦利将军接替。纳什维尔战役即将打响。

1864年11月30日，小亚瑟在弗兰克林经历了他在南北战争

中的最后一场战斗。上尉埃德温·帕森斯当时担任威斯康星 24 团的副官。他这样写道：

“在前往弗兰克林的夜行军中，我们团殿后。我们作为后备军团驻守在卡特宅邸附近，正处在我军防线中心点之后，这也是我军最为薄弱之处。当时我和团长还有 A 连的士兵正在吃晚餐，所谓的晚餐不过是压缩饼干和咖啡。约四点的时候，南军希塔姆统率的田纳西师突然从正面向我们发起进攻，攻入我们的营地。当时情势十分紧急，可谓分秒必争，千钧一发。敌军将我们的防线撕开一道口子，如果不能及时弥合这道口子，我们整个团都岌岌可危。这时我看到团长翻身上马，大喊着‘威斯康星，奋起杀敌！’已经没有时间排兵布阵了，我们只能仓促迎敌，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看到团长奋勇杀向敌军。他冲向敌军飘舞着的军旗，这时他胯下的马中弹了，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肩膀。可他站了起来，朝敌军军官密集之处杀去。一名南军少校上前接过军旗并开枪射中上校团长的胸膛。我以为这一枪会要了团长的命，谁知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举刀刺向那南军少校。南军少校倒下了，可他最后又开了一枪打中团长的膝盖。团长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时后备军的其他团也赶过来了，大家一起奋力击退敌军，弥合了被撕开的口子。他们已经把团长送到卡特宅邸。我赶到那里的时候，看到四个阵亡的将军并排躺在宅邸的门廊里。”

在那之后，小亚瑟因伤卧床几个月。他康复后及时归队。这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他正好赶得上带领 24 团凯旋而归。

战争结束了。威斯康星 24 步兵团由年轻的团长带领着凯旋而归。他们穿过密尔沃基的街道，人群发出阵阵欢呼。不过在这欢呼之中，也夹杂着啜泣和泪水。团里三分之二的军官和士兵都已经不在了。24 步兵团于 1865 年 6 月 10 日被遣散，而小亚

瑟·麦克阿瑟也辞去军职。

接下来父亲学了一年的法律，可是西部的呼唤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1866年2月，小亚瑟接受了任命，到正规军第17步兵团任少尉。不久之后他便得到提升，升为中尉。当年7月28日，他再次升任上尉，调至第36步兵团。

接下来的七年，他所要做的工作是把印第安人赶进西南部贫瘠的保留地，同时在西部拓荒区推行维持白人的法律。这真可谓艰难棘手的任务。

那是一片蛮荒之地。平原消失了，地面变得崎岖不平。烈日下是一片荒原，渺无人烟，寂然无声。在这里，土壤尚未被犁铧触碰，看不到细长的铁轨蜿蜒向前，没有隆隆火车把牛群吓得四散开来，也没有铁丝网把广袤无垠的大地分割得支离破碎。

在东部和南部，南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战争的创伤尚未抚平，而大西部却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在这里，只有风吹雨打留下的痕迹。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遍布着泉眼、布满尘土的灌木和健壮的马。这里有未知的山峰，有诱人的小径，有无数溪流，等着勇敢强健的人们去攀爬，去探索，去漂流。

这片土地上原来居住着印第安土著，有苏族人、克劳人、黑足人和塞恩人。这些生性高傲、多姿多彩的部族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他们真正的美洲土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处世之道不为人知，也无人能领会。

父亲的驻地包括怀俄明州的布里奇堡、斯坦博军营、弗莱德斯蒂尔堡和罗宾逊军营。在那里奉行的是武力至上。在西部拓荒时代，父亲一头扎进西部，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激动人心。当打通太平洋海岸和大西洋海岸的太平洋联合铁路不断延伸之时，父亲曾派人去守护铁路；他还经历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的大旱灾，这场旱灾让畜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迫使成千上万

的牛仔失去工作，最后不得不另谋出路；他还见证了谢里丹将军为了终止冲突和争斗与印第安酋长们进行的会晤。

小亚瑟在西部边境成边七年，之后被调到新奥尔良附近的杰克森军营。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上，他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

玛丽·平克尼·哈迪来自一个古老的弗吉尼亚家族，其渊源可上溯至詹姆斯敦^①时期。她的祖先们曾跟随乔治·华盛顿和安德鲁·杰克逊^②进行战斗。她的兄弟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南北战争期间曾跟随罗伯特·E.李将军^③在弗吉尼亚浴血奋战；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爆发的那个晚上，哈迪家的人还见证了“石墙”托马斯·杰克逊^④因被友军误伤而倒下。

玛丽的父亲托马斯·哈迪是一个富有的南方棉花商人，他在伯克利的伊丽莎白河畔建了一栋名为“临水居”的豪华宅邸。现在那里已经成为诺福克市中心的一部分。

玛丽于1852年5月22日在临水居诞生。当南北战争的战火祸及诺福克时，她刚刚九岁。他们在诺福克的宅邸被北军征用，充当医院，而后又成为北军将领本杰明·巴特勒少将的司令部。战争结束之后，哈迪一家暂时迁至巴尔的摩，在那里玛丽完成了学业。她从蒙特德赛尔斯学院毕业，并获得了授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到了1874年，她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当年冬天她前往新奥尔良，在那儿遇见了小亚瑟·麦克阿瑟上尉。在

① 詹姆斯敦：1607年英国在美洲建立的一个殖民地，位于弗吉尼亚州詹姆士河河口。

②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新奥尔良战役的战争英雄。

③ 罗伯特·E.李（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

④ “石墙”托马斯·杰克逊（1824—1863）：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1863年5月在弗吉尼亚的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被友军射伤，一周后去世。